

大清徽商

黄维若◎著



上

一部徽商的历史
一部生动的晚清中国商业史
一部浓缩的晚清社会文化史



大清徽商



黄维若◎著

上

一部徽商的历史

一部生动的晚清中国商业史

一部浓缩的晚清社会文化史

序

皖南山区的古徽州，坐落在由新安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山间小平原上，这里“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前，百姓走出徽州必须翻过崇山峻岭或者越过重重急流险滩，然而，正是这一片山环水抱的古徽州孕育和发展出了一支在明清时期引领中国商业经济潮流四百年的商业劲旅——徽商。

徽州在东汉以前基本上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山高林密的自然山区，当时的原住民是“依山阻险，不纳王租”的山越人。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人们纷纷渡江南迁，如世外桃源般的徽州，成了北方士家大族躲避战乱的上佳选择。魏晋时代的“永嘉之乱”、唐朝末年的“安史之乱”和两宋时期的“靖康南渡”三次大规模的移民高潮，中原一带士家望族的迁入，一而再地冲击、整合，最终彻底地改变了徽州的人口、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等，大大加速了徽州封建化的进程。随着徽州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多而可耕地少的矛盾也逐渐突出起来，“八山半水半分田，还有一分是庄园”是徽州的最大现实，也是徽州人千百年来必须时刻面对的问题，徽州人依恋家园，但又必须走出大山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徽州处于万山丛中，山多地少土瘠人稠是其不利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徽州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徽州盛产木材、毛竹、茶叶、桐油、山货土产以及“文房四宝”等大量手工艺品，这些在经济日渐发达的淮扬、江南地区以及全国的大中小城市均有广阔的市场。徽州人只有因地制宜，将这些物产通过新安江等便捷的水道运送出来，方可换取他们生活所必需的粮油棉盐等，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所需。正是这种生存的压力和市场需求，极大地刺激着商业活动，直接导致徽州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徽州的许多商人最初就是从贩运本地土特产开始进入商业领域的。与此同时，历史也给徽州商帮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南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重心也加速南移到淮扬地区和苏、嘉、杭等长江三角洲地区。徽州地处江南，与这些经济日益发达地区紧邻，承接着时代潮流的冲击。徽州人紧紧抓住了历史机遇，积极投身商业活动，以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艰苦创业的“徽

骆驼”精神,纵横商战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终成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之翘楚。

徽商萌芽于南宋,成长发展于明代,到清代中叶,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有人写诗描述徽州商人:“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风气渐成习,持筹遍九州。”民间谚语“无徽不成镇”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徽商足迹几遍天下的事实。当时,南北二京,各省都会以及全国其他的城镇,都是徽商活跃的地方,如扬州、苏州、南京、淮安、芜湖、杭州、湖州、临清、汉口、南昌、广州、北京等城市都有大量的徽商居住和从事商业活动,并成立了自己的商会或会馆等,就是那些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地方也不乏有徽商的活动,一度还有不少徽商由浙闽扬帆出海,从事着风险极大而利润也极高的海外贸易。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贾儒结合”、“贾而好儒”是其重要因素。因历史战乱原因南迁徽州的中原等地显姓大族,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传承着“尊师重教”的理念,所以,徽州虽地处万山丛中,但历来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富户人家办的私塾,宗族祠堂办的义学、义塾,官府办的县学、府学等等,使徽州的教育得到了相当的普及,使徽州也赢得了“东南邹鲁”之美誉。在这样乡土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徽商,与其他商帮相比,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因此,他们的营商行为和实践也显示出很多与众不同。比如,他们强调商业活动中的儒道,认为商业活动也是实践儒道的活动,把儒家所宣扬的“诚笃”、“诚意”、“至诚”等理念贯穿于营商活动,强调“以诚待人”;把儒家的“立信”、“笃信”、“言而有信”等转化为经商实践,强调“以信接物”。他们高扬“义”的精神,强调“义利兼顾”、“以义取利”、“不以利为利”,相对那些只知赚钱发财,不知义为何物的行为而言,是一种难得的理性自觉,自然也给徽商带来了较好的名声和财运。他们注重对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投入和支持,捐资兴学、筹资办学、刻书藏书,修家谱、族谱、方志,兴建书院祠堂,以及努力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等举措,促进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所以,徽州文化的兴盛和发展,有赖徽商的贡献。当然,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徽商能在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中脱颖而出、出类拔萃,绝非偶然。

同自然和社会的任何事物运动规律一样,徽商也没有逃脱“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自然法则。徽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清代嘉庆以后开始逐步走向衰落了。徽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战乱的破坏,经营方式的落后,资本向非经营领域的大量转移,以及“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商品的倾销等等,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的基

础是小农经济。自西周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经无数战乱导致江山易主、王朝更迭,但以小农经济立国的“抑商”政策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封建政治体制下的商人居于四民之末,商人的经营活动没有法律的保护,正常的商业秩序得不到维护,这样,商人在经商赚够了大量的金钱之后,就不大愿意将商业所得的巨额利润转变成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和营销活动,而是用商业所得去享乐,去培养子弟做官,去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商人成为地主后,不但不受歧视,反会受到尊重。他可坐收地租,享受悠闲自得的生活而无须冒经商风险,再延师课教培养子弟读书,走科举仕途,得一官半职,不仅光宗耀祖,而且其利百倍,难怪使许多人(包括徽州商人)趋之若鹜了。所以,尽管从先秦时代开始,每一个朝代在其社会相对稳定阶段,商业经济都曾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尽管商业从本质上讲具有“变革”的因素,但在历朝历代“抑商”政策抑制下,商业经济永远被限制在专制王朝许可的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动摇封建王国小农经济的主体地位。封建社会的商业经济充其量只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补充,甚或说是一种附庸,不可能发展成为新的社会力量。自然,徽商也无法摆脱封建王朝的政策导向,而重蹈历朝历代商人的覆辙,这是徽商的悲哀,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徽商》以清朝嘉庆年间的中国封建社会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两代徽商的营商历史和人生命运。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曲折哀怨的情感历程,慷慨悲凉的营商人生,全景式地展现了那个时代徽商顽强奋斗的足迹,那个时代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以及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并从徽商由盛而衰的变化,折射出盛世浮华掩盖下的封建制度走向腐朽和没落的必然性。历史观照现实,从徽商的命运联想到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历程,使我们对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正因为如此,我乐意将这部小说推荐给大家,希望读后会有所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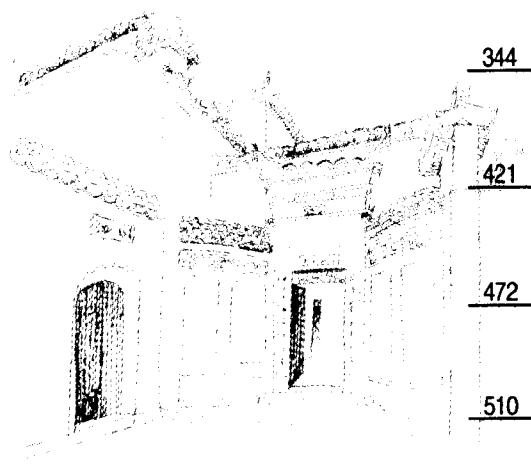
孙起孟

2005年7月

CONTENTS

目 录

3	第一章
	家道突变——少年郎弃学从商
72	第二章
	行商苦旅——恰克图斗智斗勇
158	第三章
	郁郁还乡——于情于义两难舍
217	第四章
	广州捐布——生意虽败眼界开
260	第五章
	松江起家——引织机开设工场
307	第六章
	鸿泰织造——有惊无险扶摇上
344	第七章
	终承父业——游商行盐多艰辛
421	第八章
	靖州贩盐——易货成功显韬略
472	第九章
	整饬盐政——行盐路上遇私访
510	第十章
	树大招风——避官捐告病还乡
565	尾 声



乾隆中后期,大清王朝发展达于极盛。然而在这一片歌舞繁华的背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结构性危机,却悄无声息地弥散开来,从王朝的根基上开始腐烂。与此同时,已走上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西方各国,带着贪婪与野蛮,开始了他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

本故事讲叙了在此背景之下一代徽商的奋斗……

◆ 第一章 ◆

家道突变——少年郎弃学从商



大清盛世，扬州天宁寺前的运河中。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夹着锣鼓丝竹唱曲喝彩之声如巨浪般袭来，无数旌旗招展，无数人头攒动，直如端阳赛龙舟一般热闹至极。但见八九丈宽的运河里，并排有六只平底大舟，其上以厚木连成一片，那木板宽约七八丈，几将运河河面遮住，板面上雕栏玉砌，分明成了一座极大的舞台。其上高悬彩幅，写的是“恭迎圣驾万岁吉祥”八个大字，彩幅下百余名戏子正在腾旋歌舞，而两岸却是数百名艳装歌女及青衣小鬟，各牵宽幅彩绸，拉着这硕大的河中舞台徐徐前进。一时笙歌动地，欢声遏云。两岸围睹者不下数千之众，大家一齐喝彩，大声唱和，其热烈程度几至无法形容。

河岸边高埠之上有一群衣冠华美气宇昂扬之人，其中一五柳长髯的中年人将手中五彩旄尾向天一举，近旁立即有人点燃手中烟火，顿时一串红色礼花呼啸着冲向天空。顷刻之间，鼓声人声一齐止歇，大家鸦雀无声仰脸看着这中年人。

中年人朗声道：“很好，圣驾到来时，这河中戏台就在御龙舟前边十丈远的地方，缓缓前行，将《永庆升平》从头演起，两边拉彩绸的人，也要齐声伴唱……”

原来其时天下承平，海晏河清，皇上在几次南巡之后，对江南美景及此间富足繁华情致风韵极是喜欢，如今又率大队人马再次出京南巡来了。消息传来，扬州官府便将接驾奉君之事交付给扬州的商人，让他们出钱出力一手承办。这中年人叫汪仲连，乃是徽籍扬州盐业总商，众人推他总领接驾事宜。现下里他率领扬州商界一些主事人，组织了数十个徽州戏班，正在操演接驾演出。

当下汪仲连话未落音，一阵马蹄声骤然响起，一劲装汉子骑一匹神骏白马，还牵着三匹马，急驰而至。那些马身上都汗淋淋的，显是被这人轮番奔骑。那人冲上高埠，未及到人群面前，便滚鞍下马，直奔汪仲连，大声道：“仲连叔，皇上率南巡行营万余人，离开济南，已到泰安驻蹕。”

高埠上的人们听得此言，不禁紧张骚动起来，一时间议论纷纷：

“……哎呀，来得这么快呀？”

“……我的天，上次南巡才六千人，这次一万多人了！”

“……行宫及营房都得扩大，来得及吗？”

汪仲连道：“圣上从泰安一路下来，到我们扬州起码还得二十天时间，不要慌，一切按原来谋划的办。”

那劲装汉子上前两步，低声道：“仲连叔……济南府总领接驾事宜的富商邹嗣煌自杀了！”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周边几个人都听见了，众人一愕，面面相觑，一时惊疑无语。

此时运河里鼓声乐声又起，上万人齐唱：“……四海无虞，德过舜禹；圣策神机，仁文义武；户户安居，处处乐土；凤凰来仪，麒麟屡出……”

汪仲连脸色一变，沉思片刻，向另一徽籍总盐商巴文藻道：“文藻兄，你留在这里主持操演。”又向另一徽籍钱商胡珏道，“胡珏兄，修建圣上行宫的四千工匠今天要到了，还有开挖新河及修建接驾蹕道的一万二千民夫也是今天到，你安排他们的饭食及住处。每人先发二两赏银，让他们好生出力，各听调排。”巴文藻与胡珏都连忙答应。

汪仲连向劲装汉子道：“走，你随我们到会馆去。”

扬州新安会馆的议事大厅极其华丽，厅中排列着清一色的檀木太师椅。刚才运河边高埠上的人们一个个眉头紧皱坐于堂上，劲装汉子站在他们面前。

劲装汉子道：“济南接驾行宫修造得十分简单素净，皇上住进去后，向天打了个哈哈，说：‘朕住的这行宫，只怕比你们中等商人都不如！’山东巡抚把这事全推到总领接驾的富商邹嗣煌身上。南巡行营总管大臣及内务府总管大为震怒，要追究邹大爷，邹大爷就吞金自杀了。只因为皇上还在山东境内，所以邹家的人不敢声张，哭都不敢哭，至今还偷偷停尸在济南城外义泉祠里，不敢发丧！”

议事堂中所坐之人都是在扬州的徽商头面人物，听得此言，又是惊惧又是悲哀。其中一个老者，乃是新安会馆的会长方仲景，他惶惑道：“……不对呀，邹嗣煌平日里行事最是谨慎周到，怎么会这样？”

劲装汉子道：“老会长有所不知，济南前一站德州府操办接驾，官府也是把这差事派给了当地富商。德州商帮募集了许多银子，修了一座极大极奢华的行宫。不想皇上住进去后大发雷霆，说这是穷奢极侈，分明要害他担一个昏君之名。德州知府立即将当地商帮几个主事人全部充军发配了。邹嗣

煌打探到这消息，所以特地修一座素简行宫，不想……唉！”众人一时骇然，结舌无言。

“我们怎么办？”有人突然问道。

一个名叫胡文信的徽籍大布商道：“还得往气派豪华上办！万不能落到邹嗣煌的下场。”

“文信兄说得对！”“一定得风光气派！”众人接道。

另一个叫程省吾的茶商道：“不行。说不定皇上又回到前一轮的想法上去了，像那德州知府就惨了。”

“那是假的。皇上也是人，他就不想舒服快活？得往好里办！”胡文信手下一个年轻精干的助手叶记安大声道。听此话，众人顿时议论起来：

“千万不能！他那里是假的，到我们这里就是真的了。他要御驾天下，见到奢华富贵的排场，说不定又拿来说事，杀鸡给猴子看，我们就惨了！”

“怎么办哪？好也不行，差也不行，出钱买罪受啊！”

“时间不多了，几万匠人、民夫都邀集来了，到底怎么办哪？当初就不该接这差事！”

“胡说八道！官府硬压到你头上，你推得开吗？”

大家声音越来越高，争吵越来越激烈。

正在这时，会馆中一名管事进来禀报，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这时管事叫道：“扬州府钱大人到——”方仲景大吃一惊，连忙道：“快，请他进来。”只见一个蓄几根鼠须的官员带着几个侍从走了进来，这便是扬州知府钱木斋。

钱知府惊惶不安地问道：“都……都听到消息啦？”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钱知府指的是什么。汪仲连试探着问：“大人说的是济南邹嗣煌的事？”钱知府一拍大腿：“哎呀不是说他还说谁呀？他倒好，两腿一伸了账。可是济南知府却倒了霉啊，被贬到云南当了个驿丞。”

汪仲连道：“老父母，我们也正等您一句话呢，依你之见，我们到底是把接驾的事往高里办还是往低里办？”

不想钱知府将双手乱摇：“唉哟，什么等我一句话？我能说什么话？我怎么知道高低？”

“那……知府大人，您今天来……”方仲景问道。

钱知府道：“没有别的，特地来交代你们，接驾的事得办好。办不好，首先是你们完蛋，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不留情面。巡盐御史孙大人与盐运使尹大人也都是这意思。”

程省吾愤然：“可是……怎么才叫办好？”

“这还不明白？皇上满意，这就叫办好了。懂了吧？”钱知府说着一转身道，“总之，我把话都说明白了，你们也都听明白了。回府！”大家“嗡”地一声乱了起来。

汪仲连急忙走到钱知府面前，作揖道：“老父母，借一步说话。小民有要事相商，还请老父母暂移玉趾。请！”钱知府疑惑地看看他，向随从们道：“你

们到门口去候轿。”说着跟着汪仲连走入一处小厅。

钱知府不满道：“汪仲连，把本府邀到这里来，究竟是什么意思？”

汪仲连长揖到地，道：“老父母，接驾的事，还请大人加以援手，帮我们渡过难关。”钱知府叫了起来：“这是两江总督和两淮盐政大人派给你们的差事，你扯到我头上干什么？”

汪仲连目光炯炯地看着他，道：“如果差事没办好，总督大人与盐政大人都不会担当罪责，罪名还得落到地方官头上。刚才大人也说了，济南邹嗣煌是死了，可济南知府也被贬到云南去了，是不是？”

钱知府大怒：“混账东西，你们想害得本府贬官是不是？”听此话，汪仲连也强硬起来，道：“父母大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在这件事上，要是大人贬官，我们的身家性命早都没有了，世上没有这么害人的吧？”

钱知府道：“你们这些奸商，硬把本府与你们绑在一起。你是什么意思？”

汪仲连道：“有一个人，名字叫房崇古。他在礼部仪制司任员外郎。”钱知府一愣。

汪仲连道：“这个人与大人是同榜进士。那一年，大人高中在二甲三十二名，他在二甲三十三名。”

钱知府觉得奇了，道：“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汪仲连笑道：“《登科录》年年都有。我呢，每年就买它一本。”

钱知府道：“我说呢，你们这些盐商，到处都是路路通，原来早就留意我们当官的来龙去脉了！”

汪仲连笑笑：“嘿，做生意嘛，总得到处留意。大人，这个房崇古大人如今就在皇上的南巡行营随驾当差。求您写一封信给他，请他引见一下，带我们去见行营里的总管太监洪公公。”

“你想干什么？”钱知府顿时警惕起来。

汪仲连道：“我们想从洪大人嘴里得到一句实话，在接驾的事情上，皇上到底喜欢豪华呢还是简朴？”

此时，汪仲连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张银票取出放到钱知府手里，道：“大人，我们就是赚一点，也得靠着你们抬举啊！”钱知府看了看手里的银票，道：“有没有纸笔？”

送走钱知府后，汪仲连立即拿着钱知府的手书，去找方仲景与程省吾商议。三人商议的结果是，如今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弄明白，皇上心里是怎么想的。只要弄明白了，就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

汪仲连将钱知府写的信放到程省吾手里，道：“省吾兄，如今你就去做这件事。你带两个得力伴当，赶到泰安南巡行营，找到这位房崇古大人。让他带你们去找随驾总管太监洪公公，从他那里讨个实话，看看圣上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方仲景道：“听说这洪公公外号金不换。多带些银票在身上。”

汪仲连道：“每人带四匹马，日夜兼程轮番骑去，辛苦你啦！”

程省吾道：“什么话？这是大家的事，你们放心好了！”说着他站起来一揖，转身欲走，正遇会馆中的管事来向汪仲连禀报：“汪老爷，府上的二奶奶带着一个信客找到这里来了。”话未落音，汪仲连的妾柳闻莺领着一个身背包袱雨伞，打绑腿穿麻鞋，挑着一副担子的人匆匆走了进来。

那信客放下担子，朝汪仲连道：“拜上老爷，这是两位老爷的家书。”汪仲连与程省吾接过家信。信客道：“两位老爷的家眷，不知道你们接驾的事情办得怎么样，都牵挂得很，极盼老爷们写封平安家信回去。”

程省吾叹一口气：“唉，哪有工夫写平安家信？”

汪仲连向信客道：“你带个口信回去，就说我们一切都好。叫我家宗昊听他娘的话，好好读书。”

程省吾也向信客道：“也烦你告诉我儿子元亮，好好听他外公的话，不要再调皮捣蛋，胡作非为。如若不然，将来我回去饶不了他！”嘱咐完毕，程省吾辞了汪仲连与方仲景，带上伴当，快马疾向泰安南巡行营而去。



汪仲连的老家徽州竺溪村，约摸也有几百户人家，大多姓汪。汪姓为新安大姓，这一支由文正公率领，迁徙到此已有好几百年了，生息繁衍，十分兴旺。粉墙灰瓦的村舍，背靠是葱翠的来龙山，面对着清悠悠的江水，远看有近看的好，近看有近看的好，到处都像画一样。

德明精舍是祠堂中办的义学。大门上悬着知府大人亲书的牌匾。义学在附近一带很是有名。学堂的大门外，站着一个古板而又严厉的先生，十分激动且愤怒，大声嚷嚷着什么。站在他面前的，是汪宗昊的母亲汪方氏，还有程元亮的外公甘泉公。两人脸色既是尴尬又是着急。

先生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两家，实在也是知书达理的人家，可是汪宗昊与程元亮这两个顽劣之徒，昨天背书没背出来，被我责罚了一顿，今天他们就逃学不来了。这还了得？圣人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们倒好，学都不学了。养儿不读书，等于喂头猪。这么下去，岂不成了朽木而不可雕也……”

汪方氏与甘泉公忙道：“先生先生，您别生气别生气，我们就去找他们，一定要狠狠训斥他们……”

学堂里的学生书也不念了，都从门洞探着头看先生骂人。甘泉公向门里边一个苍白而瘦削的少年道：“无竞，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那叫无竞的



少年走了出来。他也姓汪,今年十六岁,也是本族的子弟。

汪方氏道:“无竞啊,你平日里总跟宗昊他们在一起,你知道他们躲到哪里去了吗?”无竞犹豫一下,点了点头。甘泉公道:“快!快告诉我,我马上带人去抓这两个混账东西。”

不想汪无竞却一脸涨红,摇头道:“不……我不能说……”

先生大怒:“放肆!你想干什么?你既知道他们的下落,还不老老实实说出来?”汪无竞低声道:“我我……不,我不愿意这样做……”

竺溪村外的竹山上,无边的竹海,一片赏心悦目的苍翠。

此时汪宗昊与程元亮正坐在竹木前的山道边,看着山脚下的竺溪村。他们俩与汪无竞年龄相仿,但粗壮一些。

汪宗昊叹了一口气,道:“今天的事闹大了。”程元亮道:“不就是一篇书背不出来吗?先生干吗打了又骂,骂了又打?”

汪宗昊道:“下边怎么办?”程元亮摇摇头:“不知道。”

汪宗昊道:“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程元亮忙问。

汪宗昊道:“我们偷偷跑去扬州,看我爹他们接驾去……”话未说完,程元亮跳了起来:“真的?太好了,哈哈哈哈哈,走走,我们这就走。”

汪宗昊道:“走什么走?我们一文钱都没有,到现在还饿着肚子,怎么个走法?”“那……去不成了?”程元亮一下泄了气。

汪宗昊道:“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等天黑把无竞找出来想办法。”

正说着,山道上传来一阵细语轻笑夹杂着鸾铃声,远远看去,一个女孩,大约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骑在一匹毛驴上,身上背着一个香袋。旁边跟着一个丫环,拎着一个篮子,装的都是香烛纸马之类,一看就是到左近什么庙宇去烧香还愿的。

汪宗昊道:“嘿,来了两个小姑娘。”程元亮问道:“怎么啦?”汪宗昊眨着眼,道:“这是去进香还愿的。她们一定有供果吃食什么的,先要一点来填饱肚子。再有呢,她们一定有捐给庙里的香火钱,让她们拿来给我们做盘缠。”

程元亮乃是好事之徒,听罢大为兴奋:“你说,我们做剪径的,要她们的买路钱?”

汪宗昊哈哈大笑:“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借钱。写下借条,让她们到我家去取就是了。这不过是绕着弯儿问我娘要钱罢了。”说着两人一齐站起来朝那两个姑娘迎去。

两个女孩一路走来,突然看到山路上站着两个少年,她们吃了一惊,停住了。

汪宗昊道:“嗨,你们是哪个村的?怎么跑到我们村的风水山上来了?”

那丫环道:“什么你们村的风水山?这条大路谁不能走……”

骑在驴上的姑娘止住了她,道:“我们是那边凤山村的,要到前山法华寺

去烧香还愿。这条路近,故此借道经过。请你们让一下道好吗?”那姑娘唇红齿白,面相端庄,说起话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

汪宗昊道:“哦,是去烧香的。我们……到现在还没吃中饭,能给我们点吃的吗?”

那丫环顿时眉毛竖起来:“搞了半天,原来是两个讨饭……”

“菊云,把我们的素食馒头拿两个给他们。”骑驴的姑娘再度止住了她。又转向汪宗昊,道:“我们可以走了吧?”

程元亮道:“慢。把你们身上的香火钱借一点给我们。”

驴上的姑娘又惊又怒:“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汪宗昊慌忙回答:“别别,你别乱想。我叫汪宗昊,是前山竺溪村的。因为现在要办一件急事,急需银钱。我给你写下借据,你顺路到前村里敬安堂我家里去取钱就是。”

驴上的姑娘皱眉道:“既然是有钱的人家,却到山上向素不相识的人借钱,想来要办的也不是什么好事。请你们让开,菊云,我们走。”

程元亮一把拦住,道:“慢!是借钱又不是抢钱,你那么高傲干什么?”

菊云喝道:“让开!”

程元亮伸出双手:“拿钱来!”

菊云放下篮子,走上前来,突然闪电般伸出双臂将程元亮两手拿住,喝道:“你让开还是不让开?”原来这菊云是十二岁上从山东那边买来的,自幼习武,更兼长得牛高马大,所以刚刚抓住程元亮双手,程元亮便杀猪般叫了起来:“哎哟你……哎哟……啊啊啊……”

汪宗昊大吃一惊,从后边扑上来欲教程元亮。那菊云也不回头,一脚向后蹬去,正中汪宗昊胸口,汪宗昊大叫一声,踉跄倒退,一屁股跌坐在草丛中。菊云前边的程元亮已痛得哎哟哟蹲到地上去了。

驴上的姑娘冷冷道:“走吧。”说着自顾控缰而行。菊云这才松开程元亮,冷笑一声,拎起篮子相跟而去。汪宗昊与程元亮又惊又骇又痛,惊望着这两个女子的背影,耳听着那得得蹄声在山间渐渐远去。

竺溪村外的大路上,甘泉公带了两三个庄户,匆匆走来。迎头碰上骑驴的姑娘与菊云施施而来。只听得菊云气呼呼地说道:“……还什么敬安堂的呢!简直是无赖。你要是不叫住我,我真要把他们打个半死……”

甘泉公与她们错肩而过,听得“敬安堂”三字,急忙停住回过头来道:“姑娘,你说谁是敬安堂的,出什么事啦?”

菊云见是甘泉公这样一个长者,便回道:“前边竹山上有两个无赖,自称是竺溪村敬安堂的子弟,拦住我们,又是要吃的又是强要钱财,简直就是……”甘泉公听此话,急道:“他们什么样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姑娘已从毛驴上下来,向甘泉公敛衽道:“公公,他们大约有十六七岁,穿月白布衫。”



甘泉公道：“就是他们！多谢两位。”说着招呼手下的庄户，“快快，到竹山上去找。”说着一行人疾行而去。

汪宗昊家的堂屋里，中堂挂着“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对联之下，两个丫环掌着灯笼，汪宗昊跪在地下，他母亲汪方氏拿着家法一边打一边痛骂：“你要把我气死啊？啊？打死你这个畜孽，你这个死不争气的，还去抢别人的钱，你要当强盗啊？要坐班房充军啊……”汪宗昊咬着牙一声不吭。

汪方氏气呼呼停下手，喝道：“还不悔过？想死硬到底是不是？”这时，汪宗昊突然掉下泪来。汪方氏大声喝道：“嚎什么？刚才你强顽死硬，现在倒来哭！”“我……心里难受。娘，我对不住你，你打在我身上一点都不痛，想来娘是老了……”汪宗昊哽咽道。汪方氏手中棍子掉在地下，突然泪如泉涌。

汪宗昊连忙起来扶住他娘：“娘，娘，你别生气，我让你再打几下行不？”汪方氏哭得更厉害了：“我苦啊……一个人几十年，谁也不把我放在心上，你还要来气我……”

汪宗昊忙道：“娘，我到扬州去。我做生意，做好了就来接你……”

汪方氏突然又怒了：“你也要撇下我远走高飞？”

竺溪村中的牌坊群下，晚霞将那些巍峨的牌坊点染得一片血红。

牌坊下走来了刚放学的汪宗昊、程元亮、汪无竞。他们各提书篮，没精打采一瘸一瘸地走着，脸上都龇牙咧嘴地。

汪宗昊看看汪无竞，奇怪道：“你怎么也成了这样子？”

汪无竞生气道：“还不是你们！”

“怎么是我们？”程元亮反问。

汪无竞道：“昨天先生和你们家里人逼我说出你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说，就挨了板子，还罚我背十篇书。”三个少年沉默了。

汪宗昊突然道：“我还是要去扬州。”“好！去扬州！我跟你去！”程元亮呼应道。

汪无竞却叫了起来：“你们还要逃啊？”

程元亮道：“跟我们一起去？”

“不，我不去。其实先生是个好人，他要你们好好读书并没错。”汪无竞答道。

汪宗昊道：“不为这个。我到扬州去叫我爹回来。”

程元亮道：“先生是没错。可是不喜欢读书。我要到扬州去看接驾。”

三人行至社屋，坐在社屋前驮着碑的石龟上歇脚。此时晚霞已然黯淡，夜雾由模糊的林莽间渐次升起，暮霭由苍青的天空缓缓降了下来。

汪宗昊打破社屋的静寂，道：“到明天月亮就圆了，夜里正好走！”汪无竞惊疑道：“你们真的要走？”

“哎呀这还有假？你走不走吧？”汪宗昊道。汪无竞摇摇头：“我……我娘要我读书，我走了，她会气死急死。”

汪宗昊颇有心计地说：“也是。那你就不要去，留下帮我们做点事。”“什么事？”汪无竞问。

“我们留下两封信，告诉家里人我们去扬州了。到后天这个时候，你偷偷将信塞到我和元亮家的门里。”汪宗昊道。

“为什么要到后天晚上？你娘和元亮外公会急死的。”汪无竞问。汪宗昊道：“傻瓜，你后天早上告诉他们，他们集起祠堂族丁，不到几个时辰就追上我们，就把我们抓回来了。”汪无竞点了点头，汪宗昊这时却叹了口气。

汪无竞问道：“怎么啦？不想走了？”

“钱不够。统共只弄到三钱多银子。”汪宗昊叹道。

“要不我将我外婆的银簪子偷偷拿来？”程元亮道。汪宗昊坚决地摇摇头：“不！不能干这样的事。”

“那怎么办？难道就走不成了？”程元亮问。

汪宗昊邹着眉头回答：“再想想办法吧。”

许久，汪无竞突然说道：“能不能……”没等他说完，程元亮就抢白道：“哎呀，又要劝我们留下好好读书，烦不烦哪？”

汪无竞想说什么，又忍了回去。

暮色中，三个少年在村街上分了手，各自回家去了。

次日清晨，汪无竞来到徽州镇上的银匠铺里。银匠正在一个小铁砧上敲制首饰，看到汪无竞，便问：“小官，有什么事吗？”

汪无竞从胸口掏出他的银制长命锁，问道：“师傅，拿这长命锁兑点银子，行吗？”银匠斜着眼看看他：“别人都是拿银子来打首饰，你倒好，拿首饰来换银子。这不是偷的吧？”

汪无竞摇摇头：“大叔，这上边刻着我的生庚年月，怎么可能是偷的？家里青黄不接，拿它换点银子买粮食哩。”

银匠道：“这就不值钱了，一两五钱银子。”

汪无竞央求：“大叔，给二两银子行么？”

银匠道：“一两七钱，不行你就走人。”

汪无竞将他的长命锁递给银匠，银匠将要接过时，汪无竞突然又将手缩了回来。银匠问：“怎么啦？”

“我……再仔细看一眼，把它的样子记在心里。”汪无竞说完，将那长命锁深深看了一眼，依依不舍地递了过去。

竺溪村水口牌坊下，月亮很大，很圆。西斜的满月将一溜牌坊的影子在地下拖得老长。汪宗昊与程元亮各自背着包袱偷偷摸摸从村里走出来。

程元亮拿着一把匕首，道：“这是我爹留在家里的，我也拿来了，路上要